

青春真爱麻辣烫系列 II
生命中不能错过的爱情故事

青春实力派作家

倾情奉献
榛生 / 龙信 / 沈嘉柯 / 佩灵 ···

再见，我的 Good-bye my adult-lai

成人礼先生

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

再见我的成人礼
Goodbye, My adult-lai 先生

沈永新 主编



长江出版社



知音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, 我的成人礼先生 / 沈永新主编. — 武汉: 长江出版社, 2009.10
(青春真爱麻辣烫系列)

ISBN 978-7-80708-769-4

I.再… II.沈… III.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9508号

青春真爱麻辣烫系列 · 再见, 我的成人礼先生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 (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)

出 品 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 (武汉市东湖路169号)

出 版 人 别道玉

选题策划 付青松

主 编 沈永新

责任编辑 赵 雯

特约编辑 杨晓峰

封面设计 连 娜

美术编辑 连 娜

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88千字

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08-769-4

定 价 2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本公司调换, 电话: 027—68890729)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辑：请在香樟树下读首诗

- 2 第三颗纽扣/碎影流年
7 那一点风月的事叫做伤风/顾凉烟
13 请在香樟树下读首诗/马木子
20 勇气是一张纸的重量/陈小愚
25 重庆森林童话/拈花一笑
31 海棠的名字好似预言/王小花
37 埋怨时间的手，把相爱写成相爱过/喂小饱
43 过期/络绎
49 先生，爱情已隔万重山/喂小饱
54 隔音/CAO
60 半朵的成长与北京有关/梅吉
68 成长的捷径是去喜欢一个人/张芸欣
74 小玫瑰的梦想是什么/连谏

第二辑：这悲伤又美好的事情


- 80 威尼斯的海水情人的泪/兔七
86 这悲伤又美好的事情/陈小愚
92 赛车手之吻/柏林慢
99 失恋的图书馆馆长/斑马先生
105 赛冷特之夜/CAO
111 苏拉的月光波尔卡/岑桑
118 贝多芬听不到升C小调的告白/CANDY SHI
124 爱过的那人叫某人/渝李
129 单翼天使在飞翔/沈某某
136 一条雄的多孤单/沈某某

第三辑：错过你没有错过爱

- 146 如果纳博科夫没爱过洛丽塔/榛生
151 爱人最危险，路人很安全/李月昭
157 暮色黄昏小哀愁/丘戩
163 看，当时的月亮/佩灵
168 秘鲁寒流几时休/阿里巴巴家的猫
173 爱情不在了，有颗钻石也好/短发夏天
179 隔着水袖，薛郎拉住王宝钏的手/范7喜
186 两只恋人跑得快/龙信
191 春日美梦/弯弯教授
197 可惜巴黎听不见/时钦

第四辑：以樱桃之名成长

- 204 再见，我的成人礼先生/龙信
210 你未必是我的命运/龙信
216 加西亚的送信人/南瓜甜
222 和平世界无战争/柏林慢
228 疲倦了我能去爱谁/王小花
234 爱不同，不相为谋/柏林慢
240 以樱桃之名成长/南雪
246 路过春天/新鲜旧情人

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a butterfly in the top left, a large stylized flower in the top right, and a cluster of smaller flowers and leaves in the bottom left and bottom center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textured grey.

第一辑 请在香樟树下读首诗

爱恋，在永远

佚名

撩起夜色的茫然
种上了我的相思豆
飘然那一边时空的隧道
一道风景的云烟
让我的眼眸不能收回

你凝眸闪着神情火花
沉寂在茫茫的星空中
一种深深的情思
在我的心中涌起阵阵的浪花

我始终守着一颗很平凡的诗心
不管四季何样地交替
也只有一种姿势
一种刻骨铭心的爱



爱情是最经不得比较的东西，一比较，便大错特错。

第三颗纽扣

■文/碎影流年

[来，干杯！]

那天我在酒店大堂，见到你和你的“levis”牛仔裤，你闷着头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。

大堂不远处是临时搭起的舞台，舞台上有一条醒目的横幅：“祝许俊、韩莉莉百年好合。”那司仪还在不厌其烦地打趣。我走到你面前，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，对着你的鼻尖晃了晃：“来，干杯！”

你醉醺醺地斜睨了我一眼，然后指了指我胸前的工牌：“那你这……不算擅离职守吗？”“那有什么？大不了他们开除我，反正我也不想干了。”我又一仰脖，咕嘟吞了一口酒下去。原来醉酒也可以这么美啊。我们在众目睽睽下，喝了一杯又一杯，最后把杯子喝成了碗。推心置腹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：新娘是你的暗恋对象，大学里踌躇了三四年，最终还是被有手腕的师兄捷足先登。

仅仅一个中午的时间，一个一贯失意的酒楼小妹和一个被抛弃的小白领，突然成了莫逆之交。

爱情里，最大的是希望，最小的是自私，最好的是宽容，最坏的是比较。明明爱着，却总想要更好。爱情是最经不得比较的东西，一比较，便大错特错。

[松鼠鳜鱼那么可爱]

我被炒鱿鱼了，我在上班时擅离职守，跑到客人的喜宴上划拳，被当班经理抓个正着，罚我写检讨。我直接脱下身上的旗袍，不就是一个月1000块钱嘛，本小姐不伺候了。无业一身轻。傍晚了，我在本城CBD的某栋写字楼下，截获了刚刚下班的你：“恭喜你被我投靠了。”你这才错愕地看到地上那一堆行李——我的脸盆、饭盒、铺盖卷。

在那个夏天过去了很久以后，我偶尔还会想起这段极其偶然的开头，它总让我想起徐志摩说的“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”。整个七八月，上海如同一个大火炉，你每天下班我便奔到门口，看你热得像小狗直吐舌头，我迅速递上一盘去籽切了片的冰西瓜。“小丫头，你可别喜欢我啊，我是不会爱上你的，我们俩不合适。”你边吃边摇头，“你看，你高中才念一半就出来混社会，我呢，名校毕业的小硕。你18岁，我25岁，我们俩看到的，想到的，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你尽快找个工作搬走吧。你在这儿住我就不收房租了，算我害你失业的补偿。”你真是直接啊，没给我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希望越大，失望也越大吧。

我们算是一对很合格的同居伙伴，我负责买菜做饭，你负责擦地维修，我拿着你给的钱去交水电费，把红烧豆腐做得像松鼠鳜鱼那么可爱。吃完晚饭你会讲报上的趣事给我听，我哈哈地笑。有一天你讲着讲着，门铃就响了，我看到你突然像个兔子一样蹿起来去开门，我感觉到了不祥。果然门开了，外面有个很好看的女孩，你把我介绍给她：“倪猜猜，我的模范室友。”女孩目光扫过我的脸，这一扫，我感到了冷，是目中无我的冷。那天你们在客厅笑得很大声，我在阳台改造的卧室里，冻得用毯子包住了脑袋。

[蓝色衬衣上的第三颗扣子]

你再次重蹈覆辙，你的手机由寂寞到喧嚣，然后又复归沉寂。那一轮很明很美的月光下，你喝空了一地的蓝带啤酒，突然就扑过来抱住我。“猜猜……



猜猜……”你一低头便吻上了我，蓝色衬衣上的第三颗扣子来回摩擦我的脸，而未及修剪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我的臂膀，我竟然不疼。那一刻，纵然命我从身处的六层高楼跃下，我也会毫不犹豫。唉，你的头发，怎么会那么好闻呢？

我们把头靠到了一起，阳台又恢复成了阳台。常常在深夜里，我起来喝水，就听到房间里的人一个劲儿地唤我：“猜猜，猜猜，你去哪儿了快回来。”我握着水杯，幸福得哭起来，眼泪溶进淡黄的柠檬水，甜蜜而微酸。

我死心塌地地整理你所有的衣服，给你做清蒸鲈鱼。因为你是南方人，不喜欢大葱和蒜，于是我把所有的葱蒜都捡出来。你找不到的那些袜子，我重新给你找齐配对，1号，2号，3号……你每天都带着我手洗的味道出门，我真是爱死你了。我常常在你睡着的时候端详你，我喜欢的男孩，多么清秀的面庞，熟睡的眉间却结一缕轻愁。对了，我把你蓝色衬衣上的第三颗扣子剪下来了，你竟然浑然不觉。那是一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扣子，却贴近过你的心房，见证了我18岁的爱情。

〔后来，都是没有后来的事〕

冬天来了，上海的冬天啊，冷气全捂在身上。你晚上回来洗澡时，我竟然睡着了，我太鄙视自己了，多么不负责任，那是个快成旧货的燃气热水器啊。我们手头越来越紧了，交完房租，我没吃午饭，用最后的钱给你买了两斤排骨和一些西红柿，然后在经过一间写着招聘字样的酒店时，我走了进去。

人说，世界真是大，我说，现实可太小。在那间热气腾腾的酒店里，在喧嚣吵嚷的人群里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你。你的臂膀里，有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，她看起来和你差不多年纪，在人群哄闹里，你们很自然地私语，她很亲昵地抚摸你的头发。我的眼睛都要瞎了啊，我觉得，我的心已经不在，只有无边的空。

后来的事，我便不记得了。据说当天电视台和报社的人都来了，马路上的
人都踮起脚仰着脸，交通堵塞了，救护车在远处凄厉地叫着。有个从酒店八层
坠下的女孩，隔天上了各大新闻的头版，可她并没有死，她被挡在了六层的
一个平台上，排骨和西红柿散落了一街。

【沉鱼和落雁曾相拥而眠】

我早就不怪你了，我其实从来都不曾怪过你。如果可以，我想时光永远
停在2001年的夏天，那时候的你，纯白的衬衣，浅蓝仔裤，屁股上有醒目的
“levis”标志。没错，你刚刚出来做事，那是你有的第一件名牌，你希望被人看
到，但拜托啊，不要这么老土好不好？

我知道，你是来自乡村的佼佼者，你有年纪不大却已丧失劳动力的母亲，
你还有年幼的弟妹，你在因矿难过世的父亲的遗像前，发誓要让他们都幸福。
杨未，我真的理解你，你是个好青年，你力求上进，你想找个有背景的女朋
友，可以少奋斗三十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后来那个女朋友，听说有个开公司
的哥哥。可我来不及告诉你的是，我其实是个集团董事家的独生女。由于父亲
对婚姻的背叛，我从住宿的高中离家出走，年龄不大，学历不够，我要自食其
力，只好凭着天生丽质，在酒店门口当迎宾。也因此，才会结识你。我还有没
来得及告诉你的是，我不叫猜猜，我是沈如茵，你若关注过报纸寻人启事，说
不定早就明白。你说过你是恨水的沉鱼，而我却是落雁，即使相拥而眠，也各
自有恻恻，难得长相聚。这一点，你却说对了，因为爱情里，最大的是希望，
最小的是自私，最好的是宽容，最坏的是比较。明明爱着，却总想要更好。爱
情是最经不得比较的东西，一比较，便大错特错。

【轻轻说声我爱你】

出事后，我被父亲接回了家。我躺了整整三个月，没落下什么后遗症，
只是后来在努力想事的时候，便会有些头晕，透不过气来。我后来做起了乖乖



女，一路念名校出国深造，最后去了北京，在一家欧洲银行做投融资。一切都很好，只是再没遇上一个令我深爱的男子，也许不是没遇到，只是我看不到而已。那段有情饮水饱的岁月，让我明白了梦想和现实间常有许多人做着惨烈而无奈的抉择。不是不爱，是不能爱而已。

八年过去了，我26岁，青涩褪尽。如若相遇，我还能再认出你吗？26岁生日酒会散去的深夜，我拿出一个首饰匣，里面唯一有的，是一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扣子，我转动它，在灯光下竟璀璨夺目。我轻轻地对着那个这一生也不会再去寻找的人，说：“我爱你！”

没有根基的爱是场伤风……

那一点风月的事叫做伤风

■文/顾凉烟

[校庆]

2004年，姜芽混在那群唇红齿白的新生里，在A大落成百年的庆典上，穿着水红绫缎的旗袍，负责接待部迎宾。中午的时候，姜芽和同学一样，分到一盒5元的活动便当和一瓶1元钱的优质水。姜芽咬着盒里唯一的一块猪肉，想：他们可真廉价呢。

没吃完，姜芽便和一位学姐被叫去临时搬水。

她们要搬十箱矿泉水，从操场搬到大礼堂。姜芽抬头望望头顶射着毒光的大太阳，呼吸一点一点地稀薄，她看到远处舞狮队的男生说说笑笑跑过去，接着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校医说，姜芽这是牙周炎引起的伤风，体虚卖力，被日头一晒就休克了，休息好问题不大！头孢药，三九感冒灵……零零碎碎90块钱的医药费全由舞狮队那个背姜芽跑到医务室的男生掏腰包。姜芽心疼那一大笔钱，那可是她一周的伙食费。但姜芽面皮薄，她拿着钞票，与那男生站在医务室门口推来推去。那男生突然嘿嘿笑起来：“你真当我是学雷锋做好事？这年头，做好事的人有，可在钱上做好事的人就没有，如果真有，你真得当心！”



[戏曲社]

姜芽下定决心站在那张有款有型的办公桌前。

校长皱眉：“你不就是那叫姜什么的大一新生？怎么，学校财务部还没将医药费报销给你？”

姜芽摇头，憋出句响话：“校长，我想筹办戏曲社，这是策划书！”校长意味深长地看着姜芽：“办戏曲社好啊，弘扬民族文化，可你也应当看到，学校资金困难……”校长话锋一转，“可我相信你行，艺术嘛，都出自贫寒。”

出来的时候，碎碎的霞光斜照进姜芽的眼里，她快乐起来，她想：十全九美吧！人生没有完美事，自己也不过是想结交戏友，过过戏瘾罢了！

周末的时候，姜芽拉了同寝室一位女生，借了两张五成新的课桌和板凳，坐在花圃前招才。稀稀拉拉几个人凑过来看完热闹又走。一上午转而一下午，姜芽一无所获，渐渐头越吊越低。狼狈欲撤时，突然冒出一群女孩，结伴过来叫嚷着要报名。姜芽眉开眼笑，逐个给她们分表格。蓦地，她发现“领头羊”竟是舞狮队里那个“狡黠”男孩。姜芽说：“怎么是你？你少来啦！”

那男孩便讨好地笑：“认识一下，我叫徐朗！”他接着很夸张地吊吊嗓，“大家注意了，本人要献丑清唱一折尹派名段《桑园访妻》。”姜芽的脸红了红。

[暧昧]

戏曲社不咸不淡地维持着。

闲时无非几个戏粉泡在一起玩玩票，纯属卡拉OK；偶尔与邻校联谊或请个别名角座谈，此间费用均由大家自掏腰包分摊。

两年的时间，徐朗始终跟姜芽关系暧昧，人堆里徐朗“娘子娘子”地瞎

喊，可一剩下两人为戏曲社加班探讨晚会策划方案时，徐朗倒反常地成了君子。

旋而大三，姜芽班里大半同学都在制作简历，姜芽也成日跑去人才市场应聘。她的父母隔日来通电话，让她务必留杭，她家的亲戚现在都知道姜芽留在杭州上班了。姜芽心想：在杭州当卧底吗？

姜芽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做ISO9001认证，每天上班就是守着一台电话，抱着一本通讯簿，逐个打给各公司要求提供服务，一天下来口干舌燥。徐朗的实习公司不远，他闲时跑过来找姜芽聊天，看她“行骗”便笑：“给我当小娘子吧，保管让你不再出门招摇撞骗！”姜芽的同事听见都起哄，每每此时，姜芽感觉笑容里面有根刺刺得她发疼。

[告别的聚会]

社团打算解散，大伙叫嚷散伙前办场纪念晚会。

原本是到学校放映室搞搞小派对，徐朗却说，戏曲社应该有个有声有势的尾梢，到时既邀名主持、越剧名角，还要租行头、道具，请电视台来摄像——方方面面都需银子铺路，徐朗拍拍胸脯，“放心，我们只需抽出几天时间帮我朋友公司到广场做数据调查，报酬好说。”

姜芽是第一次穿上绫罗戏袍，站在台上与徐朗配戏。他们唱的是《西厢记》里的“惊艳”一折：三生桥畔，那风流张生第一次撞见尤物崔莺莺，魂魄俱飞，猛见那五百年前的孽缘。

那一晚庆功宴，社团十来个人去大排档吃麻辣烫。夜清凉，姜芽坐在徐朗的单车后座上，带领社员齐齐哼唱茅茅的《惜别离》。徐朗叫嚷：“姑奶奶们，好好的唱什么《孔雀东南飞》？”姜芽伸手招他耳朵。徐朗左躲右闪：“喂，人笨就承认了吧，笨到强拖病体为学校卖力，休克也不懂叫身负工



伤。”姜芽甩甩头发叫嚷：“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他刚才在说什么？”大家几欲笑翻。

姜芽第一次领薪酬，给父母选礼物时想到徐朗。徐朗越来越忙，姜芽给徐朗发去短信：哪里逍遥呢？晚上我请你到“知味观”腐败，过期作废哦。徐朗的电话在半小时后才过来：“铁公鸡也拔毛了？稀罕。”

那晚，徐朗去赴宴时竟打着人模狗样的领结，还夹着公文包，姜芽“噗哧”笑倒：“徐大老板，在哪里发财？”徐朗点点她鼻子：“姑娘家怎好取笑人？没礼貌！不瞒你说，我最近是要发财了，我和朋友在为意大利某甜品做杭州地区的代理商。”姜芽更是笑得直不起腰，连道五声“恭喜”。这时她的手机“叮——”地响了，原来是一个仰慕姜芽的客户请她吃饭。姜芽不动声色地摈掉，继续陪徐朗喝酒，她想，一直以来自己总拒绝外人追求，是不是因为徐朗？她摇摇头，笑笑：徐朗到底是个怎样的男孩呢？爱情又到底是什么？

[逃离]

姜芽意外被留校了，据说社团那台晚会经卫视播出后反响不小。姜芽在学校里无非搞后勤，闲下来有满把时间“伤花惹草”。

姜芽21岁生日，徐朗在上海出差，他托人带给姜芽一套雪青重滚边的缎料戏袍。姜芽那日做梦梦到自己又在台上与徐朗唱戏。

心血来潮，姜芽去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订完《戏文》杂志，突然又拐到文三路徐朗公司楼下。下班时间人潮如涌，姜芽站在那通透玻璃墙外向里望，看见一个女孩搂着徐朗嬉笑着出来。她蓦地怔住了，她想，原来徐朗有女朋友了，可他怎么没跟自己提起呢？可徐朗为什么要跟她提起呢？

说到底，两人从来都没有走近过呀！

那女孩后来来过姜芽的学校，开着宝马，穿着宝姿衣裙。办公室老李奇怪

地问姜芽：“小姜，你不认识她吗？她就是X公司经理的千金，你能够留校就是靠她父亲动用教育局的关系……”

姜芽的头“嗡”地炸了——真相原来……原来……

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被人操控的提线木偶，而那么长时间了她都毫无感知。姜芽忍住没打电话质问徐朗，不久，她随意找个理由从学校辞职了。

[真相]

社会比姜芽想的要残酷得多。

工作没找着，姜芽的钱包瘪得飞快。姜芽不断搬家，最终搬到杭州郊区租住农民房，那里的房租是全城最便宜的。徐朗断续拨过几次电话，姜芽始终没接。姜芽想，徐朗到底当她是什人呢？

那年年末，姜芽在一位学姐推荐下，到一间礼仪公司帮忙。那是小公司，一个人顶三个使，策划、主持、拉业务、预订鲜花，杂活均由两人轮流包。最让姜芽头痛的是应酬客户吃饭，姜芽是沾不了酒的体质，可她深谙适应生存才是王道。

KTV的意外相逢很戏剧化，几个客户约姜芽飙歌，去了她才知徐朗也在场。客户趁机亲姜芽，姜芽躲了，那人哼哼：“出来做装什么装？”徐朗忙将姜芽推出门，姜芽甩甩手问：“谁要你管我！你是我什么人呢？”

拎包出来时，姜芽的泪一下子蹿了下来。她想，现实之爱永远是强者的风花雪月啊，爱情是势利的，对于弱者，他们只能演绎戏中的一点风月罢了！他们供不起爱！两周前，姜芽无意耳闻徐朗的老乡说，徐朗太逞强，以前喜欢姜芽，却总想混出名堂再表白。他去年生意失败，父亲又被判了刑，如今为生计奔波，为生计妥协，戒掉了爱情。

爱情也需天时地利人和，而这个社会，做好事的人有，但在前途上做好事



的人却没有！

徐朗也不例外吧！

[伤 风]

偶尔闲暇，姜芽也会在家翻看《红楼梦》。贾母说，什么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啊，这戏里的风月全是俗烂文人编撰出来哗众取宠的，对于正经闺阁，说到底是一场伤风败俗。姜芽闭上眼睛细想：原来没有根基的爱是场伤风呢！因为他们最终在现实中做不到夫荣妻贵！

那日下午姜芽做了个梦。

她梦到自己又穿着那雪青重滚边的缎料戏袍，立在A大操场口看徐朗舞狮。突然她被客户的电话吵醒，客户说，约她到湖畔居吃饭。

她开始梳理一把及肩黑发，懒洋洋地哼：“落红成阵，遍地胭脂冷……”哼着哼着，她突然哭了起来，她想，那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……

18岁时，我最大的梦想是遇到一个好人，长得很帅，又有才气，然后和他相爱，直到终老。这种梦想显得如此简单渺小，可我觉得最实际。

请在香樟树下读首诗

■文/马木子

[1]

18岁时，我有了想嫁的人。

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遇到一个好人，长得很帅，又有才气，然后和他相爱，直到终老。这种梦想在18岁时显得如此简单渺小，可我觉得最实际。

也不是要多好的人，可我就是喜欢，见到他的第一眼，他就成了我的梦想。

我叫他小凉，同学们叫他小凉老师。

他刚刚大学毕业，来我们学校实习，住在男生宿舍一楼，窗户上挂着蓝色的窗帘。他写的诗好极了，虽然诗已经没落了，可他还是坚持。上课的时候，说到汪国真、海子、顾城，他的眼睛都放着光。他说：“这些是很伟大的诗人。”

那时，我已经高三，不是个好学生，我没想过考大学，最大的希望是接母亲的班，去化工厂做稳定的工作。

可是自从小凉老师来了以后，我没缺过一节课，抬头看他一眼，心就会怦怦跳得厉害。他从不看我，他的目光都在那些好学生身上了，他叮嘱他们要加油，还拍他们的头。

